

旅人絮语



乌江寨营造了天、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它远离城市的喧嚣,多个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把虔诚的初心镌刻在此处,一同打造出干净清爽、和谐融洽的生态文明古村寨……

乌江古寨之韵

■ 胡光贤 / 撰

乌江寨,是坐落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尚嵇镇的一个传统古村寨,它的原名为乌江苗寨,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历经多次重建、维修和扩建,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居住着苗族、侗族、仡佬族、土家族等8个少数民族,至今仍然保持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农耕文明。它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乡土与时尚、村民与游客为一体的“共生思想”理念,以民居、民俗、民食为载体,依托恬静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民族风情,在那一条狭长的墨绿色乌江水上向世人展示了贵州黔北传统村落精彩绝伦的民俗文化。2016年,乌江寨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

走进乌江寨的西寨门,一栋高大恢宏的古式木质建筑呈现在眼前,各种样式的“龙凤”图案镌刻在古铜色的门窗和房檐上,一条条整齐对称的桁条撑起一片片青瓦。穿过木屋大厅,可见一块块青石坎向着前方阶梯式往下延伸,这条长廊叫作时雨长廊,旁边茂密的森林植被紧紧环绕着长廊,一个个木质栈道亭子护佑青石坎一路前行。时雨长廊旁边,紧挨着一条露天长廊,阳光晒在艳丽的红枫叶上,穿过枫叶间的缝隙,映射到表面坑洼不平的石板上,使其上面的印迹更加显眼,这是上百年来乌江苗寨人生活的足迹和烟火的烙印,更是时光岁月里那一抹悠悠记忆。

时雨长廊里的每一处亭子,皆可作为观景台,从不同角度欣赏高原深处的“小江南”,一幅云雾缭绕的乌江山画卷徐徐展开。从码头长廊放眼望去,两旁的大山围绕乌江盘桓。大抵是受乌江河的滋润,墨绿的植被覆盖山间,绿色依然成为主色调,只有极少部分树叶偏黄,零星点缀着苍翠山岭。山脚呈现一幢幢错落有致的古老吊脚楼,挤在乌江河两岸。干净的石板小道的两旁,七色梅开得正艳,点缀着乌江寨的绚丽。支撑吊脚楼的楠木柱子上挂了一串串干了的红辣椒和大蒜头,三五包金黄色的玉米成群,依附在悬挂柱子的竹竿上,更有特色的腊肉晾晒在庭院里,顿时感觉一股农家乡土气息扑鼻而来。

很多青石小道曾是茶马古驿道,一些历经百年风雨的长方形石块上面深深刻着马蹄印和古人的足迹,在岁月的车轮里留下浓墨一笔。如果说木是乌江古寨建筑的主角,那青石就是承载乌江寨的基石,与默默流淌的乌江水,一同守护着乌江寨的安宁、和谐与美好。

在乌江寨,静是它的特色,在这里默默地看,静静地听,可以释放压抑已久的心,在蓝天、白云、青石、古寨与乌江之间,细细品味幽幽古韵。

高低错落的吊脚楼铺陈在乌江河两岸,它们壁连着壁,檐接着檐,与乌江河相

映成趣。穿梭在古寨的小巷里,追寻着乌江村民的农耕文明和民族文化。八仙桌、背篓、吊箩、木桶、簸箕等农具,一一陈列在庭院里,还有那曾历经乌江这片沃土滋润的犁与耙,更是让人沉迷于此。

一些木屋里陈列着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服饰,木架上悬挂着民族节日里各种欢乐喜庆的图画,门口放着具有民族图腾的雕塑,把这座由多个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生产生活的古村寨推向和美乡村建设的高潮。古寨里的农耕工具是乌江村民世代耕种与生活的缩影,集纯朴、勤劳和智慧于一身,融入和谐与共生的理念,使乌江寨成为黔北大地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青山掩映间,漫步在古朴清幽的乌江寨,不但可以欣赏古寨的建筑和民族风情,还可以吃上绝味的黔北米皮、傩婆婆烤黄粬、紫霞虾子羊肉粉、傩公公煎两样、乌打、乌鱼烧等特色美食,感受一场味蕾上的盛宴。

勤劳里酝酿的酸甜苦辣咸,铸就了乌江寨独特的美食文化。走累了,随便找一处木椅坐下来歇一歇,便可感受乌江寨山水与美食的交融。

在乌江寨,还可坐在木亭里,观看独特的民族节目表演——独竹漂。这是发源于赤水河流域的一种独特的黔北民间绝技,表演者双脚踩一根楠竹,在乌江水面上漂游,双手拿一根竹竿左右“点水”滑行。在一段轻音乐的陪衬里,一会是穿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在楠竹上表演节目,她们灵活自由,始终以平衡的姿态游荡在乌江河里,时而头部倒立水面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时而在楠竹上纵身一跃荡起的水花惊美了游客。一会是身着汉服的女表演者出场,借助旁边弯弯梯田里喷雾工具的作用,水雾缓缓升起,在微风里飘向独竹漂表演者周围,顿时犹如仙女一般在乌江水面行走,来去自由,甚是奇景。

乘坐小船荡漾在乌江上,也是一种很美的体验。小船一次性可以承载六人左右,在橹左右运动时,与水的作用力一起推进船前进,感觉小船时刻在左右摇晃,但不必担心船会翻倒,它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左右摇摆,恰好给你更接近乌江水面的机会,亲吻清澈的乌江水,感受长年累月被乌江滋润的古寨风貌,山水的灵气让乌江寨韵味十足。一座座相连的大山和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与乌江两岸吊脚楼的倒影共同组成另一个世外桃源。那一抹乌江的绿,成为穿越的“绿”色通道,水面上的野鸭,成为通道的守护者。倚靠在小船上,让师傅将橹的运动缓慢下来,小船慢慢向前滑行着,乌江两岸上的美景尽收眼底。

上了岸,寨子中有几处砖墙房。其中较大的一处是乌江寨的供销社大楼,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的实物记忆。大门前悬挂着“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八个红色大字,很是显眼。的确,幸福绝对不是“等靠要”来的,而是用勤劳的双手创出来的,乌江寨的世代村民皆知这个道理。“时光杂货铺”几个字镶嵌在供销社一楼门顶上,走进大厅,一排排摆放整齐黔北农

特产品聚集在玻璃柜里,仔细一瞧,有油辣椒、豆豉、蜂蜜、米糕等等,农产品应有尽有。供销社大楼斜对面是一座阔气的酿酒作坊,标有“国酒”两个金色大字的牌匾悬挂在大门前,还没等踏入门槛便会有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真应了那句“酒香不怕巷子深”。

古寨里还有一座书院,叫作“黔书院酒店”。相传这曾是贵州书生进京赶考的必经之地,书院酒店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休息环境。书生经过此地都要留宿一夜,享受乌江河畔悠久历史人文的熏陶,还可挑灯夜战备考一番。从书院正大门进入,里面是一个小型紧凑的四合院,庭院中间放有一个大水缸,水葫芦植物漂浮在水面上,一群金色的鱼在水葫芦下面嬉戏,前院中堂屋摆放了一张长两米宽的木桌,上面陈列着笔墨纸砚,几本古书罗列在一起,坐在此处可感受书香的气息,还可挥洒墨香,书写乌江寨古书院的神韵。

傍晚的乌江寨,落日的余晖洒在乌江水面上,墨绿色眷恋着金色,在水波中荡漾着。两三只野鸭迅速从岸边游到余晖能照射到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一缕缕霞光,嘎嘎几声,好像在向残缺的落日告别,随后游到岸边的草丛里藏起来。山顶处有一座白色的塔,塔的位置恰好把乌江古寨的全景纳入,与大山一同护佑着这座传统的古村寨,夜晚的塔闪耀着银色的灯光甚是漂亮,犹如插在山顶会发光的宝珠。

当天空中最后一束光转瞬即逝后,天空彻底黑下来。夜晚的乌江寨更是别样风情,灯光在十几秒内相继亮起来,庭院里、房檐下、栈道旁,随处可见黄色的灯光,把整个乌江寨打扮得金碧辉煌。明月很快从山那边缓缓升起来,微弱月光照射在吊脚楼上,穿插在乌江河两岸吊脚楼里的灯光随着木屋层层叠叠升高,犹如一群正在爬山萤火虫错落有致地散发着光芒,闪烁在高原大地。点点灯光在月光的陪伴里,跟随层层木屋倒映在乌江水面上,很难分辨出哪处是真的,哪处是倒影。

夜深了,若还是舍不得走的话,可以入住暮山酒店或者吊脚楼民宿。躺在木床上,聆听蝉鸣和虫鸣的叫声,感受着大地和乌江河的呼吸,听着小桥下流水的咕噜声,在夜晚的白噪音中,安然睡去。

在夜黑的大山丛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古人勤劳智慧的默契造化,成就了山水人文交融的古寨风韵。乌江寨营造了天、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它远离城市的喧嚣,多个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把虔诚的初心镌刻在此处,一同打造出干净清爽、和谐融洽的生态文明古村寨。

乌江古寨,这座喀斯特地貌山水和悠久历史人文交相辉映呈现的云贵“小江南”,正成为各地游客的打卡胜地。

(作者简介: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陈文念

逛海,是生活在海边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字眼,但假如你出生地远离大海那就很难理解这“逛海”的内涵,甚至会感到“风雪逛海”感到惊讶和奇怪。

逛海人,望文生义,就是闲游、游览大海,但对于很多海边长大的人来说,你这样理解就大错而特错了,海边人没有那么浪漫诗意的生活。所谓的“逛海人”就是那些趁恶劣的天气赶到海边,欲从大海里寻觅各种物资和海珍品的人。尤其是平日里大风过后和凛冽的冬季,一批批“逛海人”就像无声的命令,会准时出现在家乡的大海边。

小时候,我常住姥爷家。姥爷家住海边,但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日子过得难。每遇到坏天气,海边的人总想从大海里捡一些废弃的东西和海珍品来补贴家用。

我的印象里,姥爷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逛海人”。凌晨四五点钟,窗外黑乎乎一片,姥爷点上小煤油灯,起身穿好衣服,坐在炕头上,端起尺余的烟袋,吧嗒吧嗒地抽完烟,借着微弱的光,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姥爷就要去“逛海”了。似乎越是这样恶劣的天气,姥爷越要走出家门,与风雪拥抱,与大海相伴,去捡回大海涨潮冲上来的那些他眼中的“宝贝”。

离家前,姥爷穿上了一件僵硬的破旧棉袄,紧了紧腰围一个麻绳,戴上一顶棉帽子,脚上穿上一双水靴,携带逛海的工具,走出家门,冲进夜色茫茫的暴风雪里。

寒风呜呜地吼着凶了起来,雪片像扯破了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飞雪也越下越大。地面上全堆着雪,没有了路,村舍好像穿上了白色盛装,那年头的雪比现在下得大,脚一踩上去就陷有半尺深,风在空中怒吼,大海咆哮的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有点恐怖的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人们:风雪会长久地管制着世界。黑暗的天空与雪海连成一片,分不清哪个是大海,哪个是陆地。

此时的姥爷沿着村里的海岸东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西边,再从西边寻觅到东边,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仔仔细细地看脚下、海里的木头、树干、绳头、网具、漂漂、鱼虾、贝类等“宝贝”。

凛冽的西北风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他的脸上来回舞动,似乎是深入骨髓的疼痛,冷硬的海风吹透单薄的棉袄,冻得身体瑟瑟发抖,手指冻得僵硬,难以弯曲自如,脚下疯狂的海浪宛如毒蛇,一浪盖过一浪,一阵阵发起攻击,走在海岸边一不小心便灌进鞋里,冰凉的海水炸脚,浸泡着脚下一阵阵红痒发木。即使这样,姥爷也没有退缩过,常常不顾一切走到风起浪涌的大海里……

那时我年少不懂事,每看到姥爷捡回的鱼、海参、海鲜子等海珍品,只顾高兴地美美地享用,岂不知姥爷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弄回家的。

姥爷的“逛海”生涯,整整陪伴他一生,风雪逛海虽然辛苦,但总能在那个时代让一家老少吃上点好东西,过个暖和的冬季。往事历历在目,他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风雪逛海的经历犹在眼前。我求学离开家乡的大海也已有40多年,幸运的是我住在海滨小城蓬莱,这也是个有海的城市,家与大海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我几乎每天去“逛海”,不过我的“逛海”和姥爷那时候的“逛海”大相径庭:姥爷是物质上的“逛海人”,苦难中的“逛海人”;我是精神上的“逛海人”,精神财富的“逛海人”,追求风雪中大海美轮美奂的景致,我眼中冬天的的大海是海岛人最美的画面。

春夏秋冬之海,我更喜欢冬季的大海。冬天,不管下不下雪,有没有风暴,有没有远航的船,我一定要到海边走走,去看看寂寞的海,狂暴的海,看看海鸥飞翔,看望海鸥就像久别的朋友或远方不知姓名的恋人。虽然冬日海边人寥寥无几,但它在孤独中不感到寂寞,大海好像知道我是他的伙伴。

两代逛海人,经历不同,目的各异,但我们都被大海的魅力所吸引。无论是逐风逐浪的姥爷还是追寻美景的我,在大海的怀抱中,都找到了无尽的富足和自由……

(作者简介:陈文念,《蓬莱岛》杂志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大忠祠》《杨朔传记》《蓬莱阁那些故事》;散文集《走进蓬莱》《品鉴蓬莱阁》《题诗作画游蓬莱》《八仙过海在蓬莱》《文念散文精选》;公安纪实文学集《仙境神剑》《与女囚有约》。)



心灵舒坊

两代逛海人,经历不同,目的各异,但我们都被大海的魅力所吸引。无论是逐风逐浪的姥爷还是追寻美景的我,在大海的怀抱中都找到了无尽的富足和自由……

风雪逛海人

朝花夕拾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山梁上。彭静站在最高处,肃穆地向四周远望。她是在想用她瘦小的身子装下这莽莽大山,栽种下更多的爱吧?

■ 谭成举

蓝天、白云、清风、鸟鸣、山峦、油茶林……站在湖北来凤胡家坝的一座山梁上,我瞬间心旷神怡。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的目光和思绪拉回到眼前。接电话的是这片油茶林的主人彭静——一个娇俏的土家女。打电话的也是一位女士,她找彭静为她联系本地的优质小米。

我一怔,彭静生产的不是山茶油吗?面对我的疑惑,彭静温婉地一笑,说:“那是来自石家庄的一个老客户,她想采购一批本地小米,因为这里的小米含硒量高,品质、口感都优于外地。”

彭静马上就电话联系起来。不一会儿,事情搞定。

我说:“你业务还真宽!”她说:“不是业务,是帮忙!义务帮帮忙又何妨呢?更何况她是我的客户。只要他人有需要,我就尽力去帮助,再说,能将我们本地的优质产品推出去,也是一件好事呀。”

我问:“听说你都把基地做成了乡村游打卡地?”她回答:“我想给人们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也想为当地农民增收。可目前每年才有两万游人打卡,也才带动400余万元的收入,离我的目标还差得远。”

我心有疑惑地问:“这么大面积,你怎么管理得过来呀?”她轻松地说:“这个简单,公司+基地+农户。把农户的土地流转过来,公司开垦、栽种,再花钱请农户在技术员的指导下自己培管,6年后,油茶挂果就会有收益了,农户自己采摘自己卖,可以将茶籽卖给我们公司,也可以卖给别人。”

我担忧地说:“万一农户不把茶籽卖给你们,你们的前期投入岂不是亏大了吗?”

她微笑着说道:“公司给的价都高于市场价,他们能不把茶籽卖给公司吗?再说,即便他们不把茶籽卖给公司,只要他们有收益,我也高兴,我原本做大做强这种产业,就是为了农民能够富裕起来。”

我在心里为她的大格局大情怀竖起了大拇指。彭静告诉我,她出生于油茶之乡,但老家的油茶没有给老家的人们带来富裕的生活。她在外地上学学美术时,就常画家乡的油茶树,把油茶树画成家乡的致富树。完成学业后,她去外地打了两年工,打工的苦和累,常常让她想起家乡的穷和困,想起家乡大片大片的油茶林,她想通过发展油茶产业让自己富起来,也让老家家人富起来。返乡后,她就与父亲办起了茶油加工厂、油茶基地,接着又开发茶油新产品。

她说:“当初启动资金不多,在基地没有收益之前,又得不断投入,还有本地的油茶企业也多,但他们都是手工作坊式的,品质上不去。为此我就与全县50多家油茶企业合作,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茶油提档升级问题和品牌效应问题。我先后投入1000余万元,与武汉一所大学联合成立技术研发中心,研制新产品、研发新工艺,我们还参与了国家和省市的茶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和实用科技成果,仅以我自己为主要发明人的专利就达到7项。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了‘茂森绿’‘落印塘’和‘舍米村’三个品牌共30多款食用油,供不同的用户选择,还研制了茶皂素新产品。现在,每年有1000余吨山茶油在武汉、上海、石家庄、深圳、杭州等各大中城市热销……”

来到彭静的山茶油加工厂,几名女工正在忙着装箱,我与一彭姓女工交流起来。她说她就是本地人,以前在外地打工,又苦又累,收入还少,自从来到这里后,活轻松,还能照顾家里,收入每月也有两三千块钱。

与我们同行的公司员工小段对此颇有感触地说:“彭总是很有爱心的老板,不管谁有困难,她知道了都要伸手帮一把,像荆竹堡两户人家遇到困难,她都上门看望,还给了慰问金;遇到灾情,她捐赠洋芋,送油送蛋、送面条送物资;镇里每次搞龙舟赛,她都捐赠钱物;锁洞村图书室没空调,她送去了空调;她还为红十字会捐款……其实,她办公司、办基地,也是为了帮一帮本地百姓,像公司和基地,她就招有固定员工48人,发展油茶产业带动了1500余户2600余人增收,产品也远销各地,远近闻名……”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山梁上。彭静站在最高处,肃穆地向四周远望。她是在想用她瘦小的身子装下这莽莽大山,栽种下更多的爱吧?

飘雪

徐建军 摄

